

漫塘文集



漫塘文集序

宋劉文清爲里中先哲子私淑久而求其所著漫塘文集不得旣聞江南圖書館有明刻本乃屬寫官錄副以歸而乞劉翰怡京卿刻之叢書中以傳於世旣卒刻爰敬書於簡端曰予不敏幸生文清之鄉其所學所志所丁之時與文清或同或異可得言焉文清爲朱子再傳弟子僞學禁嚴堅不署狀予少承家學長從成心巢強賡廷二丈游皆學朱子之學獲聞緒論亦趨亦步文清尉江陵調真州司浙東倉皆廉正有守勤於民事於救荒治獄尤兢兢予官皖而晉而蜀而復於皖亦不敢縱欲以自汙遺務以自逸一振淮泗再振秦中按察四川

出輕繫千六百有奇猶文清志也文清丁南宋之季韓  
侂胄方謀北伐文清力言兵釁不可開聞者不省默觀  
時變幡然告歸隱居三十年屢徵不起予輦下迴翔亦  
丁未造數上封事百不一收外除而後以性剛才拙與  
物多迕而濡忍不決卒爲異己者所中此則視文清之  
見機晚矣文清生理素薄而見義必爲其施惠鄉邦也  
置義倉創義役爲粥以食饑者凡薪粟衣纊藥餌棺衾  
之屬靡謁不獲予自庚戌拜江皖查振之命凡各行省  
有旱澇灾雖元黃易位無役不從以民爲前朝之民振  
塘脩然自遠而予以規振故屑屑淮海間初無就荒三

徑撫松餐菊蓋有文清之勞而無其逸也於戲文清往  
矣予生後文清七百餘年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雖甚  
驚下彌自策厲敢附竊比之誼藉申仰止之思文清有  
知當亦鑒此鄉里後進引爲同志耶丙寅清明後三日  
後學馮煦序時年八十有四

漫塘文集前序

貫哉漢唐而後言語性命離

而爲兩合乎一者韓子而已原道一篇通貫六籍然上

丞相書則近乎佞贈李愿序則近乎慢符讀書城南又

近乎詔豈道與文果二物耶學韓子者惟漫塘劉公而

漫塘之文則不然脉渾數世之積累培養雲芽之氣節

秀鍾一身植而爲行發而爲言但聞道鳴以文未聞文

鳴乎道也讀其文雅正似騷詠其詩精切似選其奏請

似檀弓左氏其論思反復似國語司馬子長信矣非漢

唐以後之文也遂鄉里晚出嘗侍言論見其所以自命者未嘗以文其在庠序隱然有憂世之志其出入州縣慨然有濟時之用及其屢召不起則毅然以愛族黨禁非鬼恤窮饑撫存沒爲心問之則曰先公之志也吾何敢其薦進人才動十數人爲世有用行足以勸旒冕之知仁足以啟鬼神之助望足以壓三軍之亂化足以服羣民之心而道不及行之朝廷達乎天下者天也豈人所能爲哉平生學術根本伊洛至於論說本末則拒而不談嗚呼有黃叔度申屠蟠所不能及既卒數年鄉里諸友欲發其文傳於世而蚤歲之橐散佚不存中年所作趙師契者鈔錄最多其餘友朋亦以類至略計平生

之文十未四五其子翁望剛叔旣彙次之名曰前集而  
留後集以待方來夫文之遇合有時道之流行不已其  
存也不爲時用其沒也僅止於斯文之可貴也其言足  
以補益當世其旨足以覺悟後來道之無窮也遂不敢  
以其可貴者而廢其無窮因請書之爲序湻祐二年秋  
分日後學王遂序

前序

正德戊寅余承乏茲邑大學士斬戒翁先生喟然歎曰  
吾昔自秘閣得宋先正劉漫塘文集潤之人物在是矣  
吾將廣之使後之人庶乎緣是有所矜式也余退與同  
年王君汝陳合謀梓之未幾翁謝世不及面授是集再

閱歲始得於翁之冢器子居嗚呼艱亦甚矣今觀其集  
皆有以關世教厲風俗追古作者而無媿其有所據洩  
必勾深致遠曲折條暢盡達其意之所欲而后止則知  
其沈涵聖哲之微言踐履士君子之實地而發明義理  
之學初非左模右範旬燬月煉者可能比擬眞風所播  
直掃方今澆習漫塘之文世亦豈可少哉舊傳有文集  
三十卷語錄十卷皆不復見此特其前集爾汝陳爲之  
校讐詩先訖功亟刻之用償夫景願嗣當次第圖之余  
知是集行而人人有所勸矣後之君子不有蒐羅成書  
如我戒翁者乎敬識簡末以俟歲辛巳長至日果州後

學任佃拜序

後序

先正漫塘劉先生在宋嘉定寶慶間文章道德卓冠一時而所以加惠於鄉邦者尤盛臬幼侍王大父得聆緒論已私切仰慕常以不得見其遺文爲恨每聞有儲書家必往詢之求之二十餘年始得見於近故大學士蘄公之家喜不自勝迺介同年任君象虞請歸亟召工圖永其傳始也不暇自料量及會工費檢私囊不能什之一大懼此心之委於虛發也任君首捐俸佐之乃克就梓繼而京口何君紀適過訪亦出貲相助然自正德以來公私困竭雖有倡者亦終於寡和故未及盡刻俟稍裕當次第舉行焉先是麻城劉君養和脩邑誌慨先生

之墓久廢欲表之以風勵邑人臬實受命訪求山閒凡  
八日茫無可考且迫於上春官不得已雖舍去常抱耿  
耿己卯夏臬丁外艱南歸服除當造朝閒過任君道其  
故君尤篤於好義卽速臬往迺循方山之麓穿幽入邃  
登高俯深盤旋往復於山之左右不啻數百里而先生  
卒秘其藏迺豐然改省曰先生之生也不求聞達於當時  
其沒也豈復欲彰於後世況託體山林者特其委婉  
其陟降上下充周而不可窮者固無乎不在也今推先生  
本心夫豈以文之傳世爲榮哉顧不可不傳者斯文  
之寄不能自己者後人之思爾始先生旣歿二子名汝  
進汝遇者哀次遺文我實齋先生實爲之序正以傳於

世時宋錄將竭海內繹騷胡元代主中夏第儒於九流  
之末二家之子姓遂不振於時板亦湮廢入我朝臬宗  
人始漸登仕版而先生之後裔聞散居於丹陽溧陽之  
閒尙未聞有亢其宗者天道又不可知也臬倅得廁周  
行常懼墜其世守以爲前人羞雖黽勉朝夕而資質冥  
頑進寸退尺今得先生之文而讀之感發興起庶免於  
庸鄙之歸則先生之麗澤及於吾宗者蓋世世也攷先  
生本傳有語錄十卷今不復存然卽是而觀其汲汲扶  
世衛道之心亦可槩見矣知言之士當自識之正德辛  
巳涂月初吉後學王臬謹序

序

宋漫塘劉文清公旣沒遺文散落我先正實齋先生裒輯爲三十六卷并語錄十卷序而藏之未及登梓而理宗尋遣使取入秘閣以是海內無傳焉正德庚辰余讀禮家居旣終襄事往京口謁謝大學士蘄戒庵先生得見斯橐喜不自勝迺再拜請歸圖梓行而力不逮求助於縣大夫任君象虞僅刻成詩之四卷而止今幸蒙恩綰郡符迺克嗇俸餘完繡于梓嗚呼公沒三百餘年而遺文始出又十年而始傳是惟艱哉惟公之生也不求聞達於當時其沒也必不欲見知於後世推公之心豈以文之傳不傳爲意哉顧斯文之寄後人之思有不容泯耳始公因親老家貧不能遠出常以不及登朱子之

門爲恨其在鄉校也從丹陽竇從周湯靜一游後爲儀  
真法曹則事石宗昭其平生相友善則李弘齋胡伯量  
趙昌父周南仲游默齋葉水心袁絜齋真西山魏鶴山  
李道傳昆弟故雖未登朱子之門而見道之真體道之  
篤衛道之力蓋有踰於及門受業者文章特其餘事也  
覽者當自得之時嘉靖己丑秋九月朔日後學王臬拜

手謹序

序

粵自尼父設教以文行爲宗故有文有行華實並茂士  
人之極軌也季世厲行多不迨文修文或不飭行兩者  
各矜所長遂鮮完士矣詎知行載文而傳文以行而重

辟之草木行者根幹文者枝葉勢相待而成也吾郡山川之勝甲於天下靈秀所鍾世不乏道德文章之士如金壇漫塘劉先生尤粹乎無閒有洙泗典刑焉先生丁南宋時生平嗜書靡所不讀嘗從勉齋黃先生遊其學蓋有所自紹熙中舉進士爲尉爲令爲司法參軍學贍才敏隨試隨效司法真州時朝旨下州責見任人狀稱不繫爲學不讀周程氏書方得考試喟然歎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狀不可得學有定見於斯徵矣時韓侂胄當國方謀用兵極言輕挑兵端爲非人弗之信後竟啟釁而國以殆焉先生慨正學受禁姦人秉成知時事不可爲遂謝職歸嘉定召命屢下屢辭至理宗時命秩

屢晉屢不就豈果於忘世哉審幾也隱居三十年澹如  
一日至惠施鄉邦若置義倉廩義役粥餓者構廩者周  
田廬助婚嫁凡可以利物濟人必捐貲先倡稱貸以繼  
蓋其智藏仁心動成義舉一時蒙德全生者不知幾千  
萬人是以歸山之日鄉人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  
人人哭如其私親此可徵先生德矣獨惜用不究於天  
下令鄉人專其賜其緒餘發爲文章如布帛菽粟與上  
言則寓警世採時抑邪扶正之意與下言則有開迷祉  
惑迪仁導義之功總之正人心維風教有益之文也行  
高而文正躋之冉閔游夏之列庶幾其人乎文清易名  
斯稱情矣遺文及語錄尙多同里王正肅公序其前集

三十六卷藏於家爲理宗取入祕閣吾鄉先達蘄文僖  
公得之閣中以授憲副遲菴王公梓行之歲久漶漫梨  
棗剥敝傳懼弗廣矣憲副公季子恭簡公校而再欲付  
梓以詘貰弗果其從子南昌君爾祝倡義以終恭簡之  
志不佞暨虞部行父徐君翼而成之蓋先生於王氏百  
世有緣而不佞與徐君則猶文僖意也一時應勸助貰  
者有若而人又見先生義槩清風足以激人而懿德之  
好人心有固然若此夫言文行遠先生之美自必傳於  
後無疑而吾黨咸樂爲先生傳者寧惟地近情親自不  
容已蓋彰往哲以詔來學誼非有私於先生也吾鄉後  
起者得是集頌而讀之因論世而知其人庶可以尙友

先生於數百載之上矣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工部  
尙書同郡後學范崙頓首拜書

跋

漫塘劉文清公以德行稱文藝其末也公沒遺文徵入  
秘府今更三代世所罕見大學士靳戒菴侍文淵時僅  
錄其半藏于家文清與予十世祖康年公交游嘗爲作  
許段橋記勒碑堯唐宋末燬于燹遂昌鄭元祐鄱陽周  
伯琦序記中明載其事正德閒麻城劉松石修金壇邑  
志求漫塘文集于戒菴得三十六卷俱爲前集則其有  
後集可知太守王遲菴攜赴東昌任刻梓見者始廣橋  
記或在後集中惜未及全見漫塘聲譽固不藉是以爲